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九十四

列傳一百四十五

翟鵬

張漢

孫繼魯

曾銑

丁汝夔

楊守謙

王汝孝
商大節

王忬

楊選

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正德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監九門課時劉瑾竊柄群小橫索無度鵬奏復推鈔
商民稱便督延綏軍儲中官魏彬家在馬諸弟姪擅
鹽利鵬復設零納之法牟利者遂絕再遷郎中出為
衛輝知府嘉靖二年舉卓異尋調開封釋滯囚五百
餘人歷陝西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時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並
羸老不任戈矢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舖鵬
至盡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鷄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
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歲大祲請於剡蠲租發帑民獲
蘇息明年寇大舉入掠總兵官杭雄等敗績廷遣給
事中李仁巽之仁因劾鵬又劾僉事張崇德貪暴
而鵬嘗薦崇德坐再停俸九年秋寇復入犯總督官趙
瑛等不能禁為鵬所劾而鵬與總兵王璽不協璽庇
瑛令訐鵬他事鵬遂解任已而給事中王崇御史朱
觀劾上敗軍代言鵬嘗遣軍護其子歸娶遂奪鵬職

家居久之至二十年八月俺荅擁衆深入山西內地
邊帥告急兵部請遣大臣督軍儲因薦鵬可任乃起
鵬故官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鵬聞命星
馳至山西俺荅已飽掠出塞而吉囊軍復寇汾石諸
州時京邊軍皆疲弱不任戰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
挫衄十月寇退乃召還明年三月宣大總督樊繼祖
罷除鵬兵部右侍郎代之鵬既至請以鄉所擬陝西
煎鹽軍馬十支內調每支千人先赴鎮兵部請從之
帝切讓不允未幾鵬又請鹽引百萬佐餉戶部亦奏
如其言帝以宣大見餘銀三十萬而鵬妄行陳乞責

所司不能糾察奪郎中俸餉終不發鵬上言各邊將吏遇被掠人近塞駐牧者宜多方招徠而罪其殺降邀功者寇入官軍奮勇遇敵雖無所斬獲境土賴以無虞者其功當錄如賊衆我寡奮身鏖戰雖有傷折未至殘害民生者其罪亦當原又如以俘馘論功以損挫論罪固也亦有摧鋒陷陣不暇斬首而在後掩取者反以積級受功有遠巡觀望微幸苟全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罪非戎律之平也帝是之皆令如議行會有降人言寇三十萬且入犯鵬連疏乞援兵并鹽課銀濟餉部臣以前見責格不從帝怒曰鵬

受事以來首索帑金專藉客兵舉措已乖出京日久
尚駐宣府怠事不忠其輩職閒住且文臣總督徒擁
虛名牽制誤事非祖宗之舊可罷毋設是時夏言當
國惡鵬不與通故每事從中阻之鵬受事僅百日而
去其年七月俺荅復大入山西縱掠太原潞安諸府
中朝震驚會言適罷相兵部請復設總督乃再起鵬
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聽節制兵馬糧
餉許先發後聞鵬受命寇已出塞鵬即馳赴朔州奏
言黠寇猖獗未遭挫衄必乘隙復入臣愚議調陝西
薊遼客兵八丈及宣大三關主兵兼募土著選其驍

銳者十萬衆統以良將列為四營分守塞上伺寇將入
即移屯要害每營各當一面賊既入境發遊兵挑戰
佯北以誘其追我兵起而夾攻之臣當誓死臨陣決
於一捷脫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趨關南依塙固守使
不得越關南下賊困而歸我兵邀擊可以得志帝從
之鵬以為戰不足者守有餘乃浚壕為垣修築邊塙
九百三十餘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護墩堡一十四
建營舍二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以其地募
軍人給五十畝得軍千五百人省倉儲無算又以大
同路遠不易轉輸請改輸宣府客兵餉銀於大同而

應輸大同軍糧留給宣府客兵兩鎮均便又言防邊
有要請東自紫荆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再設遊兵
三枝分駐雁門寧武偏關賊如攻牆戍兵登陴拒
敵遊兵出關夾攻所謂守中有戰東自大同西抵老
營堡因地設伏視賊所向分兵待之又於宣大三關
之界各設勁兵以防奔逸而別選戰士六千分為兩
營遇警令總督武臣整飭將士隨機策應所謂戰中
有守帝稱善從其議且命自今遇敵有退縮逗遛者
都指揮以下即斬以徇總兵官以下先取甘死罪狀
奏請先是鵬遣千戶火赤力率軍三百哨至豐州灘

不見賊復選精銳百人遠至豐州西北遇賊牧馬者
百餘人奮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及器仗還未入塞
賊大至官軍饑憊不能戰盡棄所獲而奔頗有亡失
鵬具實陳狀帝以將士敢深入仍行遷賞鵬以舊例
兵皆團操鎮城聞警出戰近邊患漸熾往往夏秋間
分駐邊堡謂之暗伏請自今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
守謂之擺邊九月終還鎮遂著為令二十三年正月
帝以去年邊境無寇為將帥力降勅獎鵬賜以襲衣
至三月俺荅寇宣府龍門所總兵官卻永等卻之斬
五十一級論功就進兵部尚書時帝倚鵬珍強寇安

邊境錫命存如所請多見從而責劾甚急鵬亦竭智
力捍禦然不能呼吸應變先是御史曹邦輔嘗論鵬
徒為大言威武不振鵬乞罷弗允是年九月薊州巡
撫朱方請撤諸路防秋兵兵部尚書毛伯溫因并宣
大三關客兵撤之鵬不能爭俺荅偵知遂於十月初
寇磨房堡卻永禦之不得前乃於萬全右衛毀牆擁
入由順聖川至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京師戒嚴
帝大怒屢下詔責鵬時鵬在朔州聞警夜半馳至馬
邑調發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賊御史楊本深謂
鵬始不能督王儀卻永阻賊之入及賊攻闕與周敵

孤軍對壘又不能厲兵退賊顧屯駐渾源退邇觀望
致賊震幾輔今日之罪鵬為首儀永次之帝優切責
鵬令戴罪自効而兵科戴夢桂劾疏繼上遂遣官械
鵬而以兵部左侍郎張漢代之鵬至下詔獄坐永成
行至河西務為民家所窘告鈔關主事而杖之厥衛
以聞獲逮至京卒於獄隆慶初復官鵬剛介守清白
初在衛輝將入覲通判王江署府事夜懷金遺之鵬
厚自責江慚而退及為總督勸總兵官白爵事司禮
中官張佐遺書為地致黃金百兩鵬不納舉按如律
云漢字濯之鍾祥人正德中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嘉靖十四年積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再撫順
天入為戶部右侍郎改兵部及代鵬為總督寇已出
境帝命翁萬達總督宣大而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
東諸軍至明年二月漢條上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
事言今之論將惟擬聲華取言貌不足以得奇才宜
令諸邊撫按以實事課之苟行軍肅臨陣勇禁令嚴
明士馬精健即行薦拔反是者斥汰又廣延募之術
畧其流品寬其文法以收斂弛之用如是則人思自
奮而將才益出夫有卒不練與無卒同今所為練卒
之術則踈矣擊刺不閑火器不習徒立三丈之牌於

百步之內以為的世豈有二丈之賊哉今宜結窮像
人置百步外令射以習將士耳目而戈矛火器各擇
精於藝者為之師隨長專練使轉相授習則卒練而
人百其勇矣然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當厚其較藝
之賞使人知獲利於上者非習藝無由也則莫不競
勸於藝士藝精則客兵可無調新兵可無募以調募
之財而養此武銳可用之士則戰必勝守必固計無
便焉者進然戰危道也退無必死之科則人莫肯死
敵今戎律之弛甚矣宜令大將平時得專殺不奉令
者臨敵則罰恭而下違制者悉得斬之而總督亦得

以斬大將人知退却必死自爭先赴敵此安邊制寇
之要道也帝性猜暴不欲假臣下以權見疏中專殺
語心銜之而兵部不喻帝指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
帝意弗善也令再議於是部臣乃言漢議皆當惟廢
將立功贖罪宜令法司詳擬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
合帝雖不悅部議以廷臣未有言漢罪者姑報可會
考察拾遺言官劾漢剛愎帝遂命械漢下詔獄再喻
月法司上議漢欲擅殺大將非人臣所宜帝大怒曰
大將生殺當自上出漢敢無君作威其加刑考訊以
尚書聞淵履奏稽緩革其散官奪俸四月他法司堂

上官省一年漢竟謫戍鎮西衛後數年邊警御史陳九德薦漢可用帝怒斥九德為民漢居戍所二十年卒隆慶初贈兵部尚書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澧州知州坐事改國子助教歷戶部郎中監通州倉條上除弊四事皆允行歷知衛輝淮安二府並有政績織造中官過淮大肆威虐繼魯與之忤被誣逮至京大學士夏言保免繼魯不謝言不悅改補黎平久之擢湖廣提學副使進山西叅政分守冀南數絕約宗藩洵遷按察使將赴大原宗藩百餘入擁繼魯馬發視

其裝敝衣外無長物愕然曰百餘年無此清吏矣載
酒追送於郊以謝過馬遷陝西右布政使二十六年
擢右副都御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魯為人耿介
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沾沾自喜時總督都御
史翁萬達以大同乃山西藩籬議撤山西內邊之兵
并力守大同外邊帝已報可繼魯抗章爭之言紫荆
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寧武偏頭諸關西據
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而洞開
重門以延敵乎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
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掣紫荆以并守宣府

豈可獨掣雁門以并守大同耶近年賊不敢犯山西
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若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
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即紫荆倒馬
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亦上言增兵擺邊
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
班軍實係并守要害之意今議掣增戍之兵以併守
大同而留額兵以備各關事本可行乃繼舉動以危
言相恐近獲貽臣書宣大山西各有信地祖制具存
勅旨斯在變亂者固蒙不韙朦朧奏准亦律有明條
往歲建雲中之議宰執幾於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

督撫業已蒙罪可不寒心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使督撫同心尚恐難濟况持異同排成議乎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悞邊事兵部以繼魯言為然帝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帝方倚任萬達怒繼魯騰播私書稱引往事譏刺君上而政府中亦有惡繼魯者遂逮下詔獄考掠越數月疽發於項竟瘐死繼魯為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方冀有所設施而遽以非罪死甚痛惜之宗藩有上書訟其寃者即前奪視其裝者也穆宗即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墓廕一子誥清愍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自為諸生以才自豪舉嘉靖八年進士授長樂知縣徵為御史巡按遼東十四年遼陽兵變執辱都御史呂經釋囚徒閉城拒守銑時按部金復急檄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罷經所行苛急事隨詣遼陽劾文武將吏激變罪而為亂軍乞赦章下都察院持不可再下兵部乃從銑奏經既罷趙廣寧將啟行悍卒于蠻兒等復倡亂執辱經脅鎮帥上奏請治經罪而安撫亂卒禮部侍郎黃宗明爭之帝不從遽遷經置亂卒弗問其月撫順卒以指揮劉雄搭克亦倡亂縛雄父子銑念遼軍好亂非重創之無

以警後會朝廷遣侍郎林廷楫往勘亂卒聞之懼遽
陽倡者趙剗兒潛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俟鎮城
群官拜表集衆為亂為總兵官劉淮所覺是夜兩淮
散遣軍士其計不行復造流言結死囚欲俟廷楫至
開城門為變而銃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為惡者姓名
密授諸將使捕之於是剗兒等八人蠻兒等十三人
撫順卒王經等七人同日被獲銃乃上言往者甘肅
大同軍變朝廷處之過輕群小何知因謂凌辱命臣
賊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為亂今臣已捕得首惡
宜急按誅毋使漏辟於是諸叛者悉坐斬懸首諸城

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銑以鎮守中官主純貪黷
劾罷之二十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俺荅
數入山西內地河南山東皆騷銑因請築臨清外
城工畢進副都御史居三年改撫山西銑飭武備厲
士氣寇經歲不犯邊朝廷以爲銑等功進銑兵部侍
郎巡撫如故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七月寇十餘萬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二
府屬縣銑率麾下兵數千駐塞門道前叅將李珍統
兵出塞直搗賊巢於馬梁山陰斬首百餘級而還寇
聞之始遁捷奏賚銀幣既而寇屢入犯西寧塞及雙

山梁家幾皆被兵其冬犯清平堡遊擊高極死焉明年春又犯永昌副總兵蕭漢收績銳具疏諸將罪逮治如律時套賊近塞駐牧零騎往來侵掠居民不敢撓採銳方鳩兵築塞慮為所擾乃選銳卒出擊寇敗殺將漸北間以輕騎入掠銳復率諸軍驅之寇遂遠徙不敢近塞叅將珍及韓欽功為多詔增銳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銳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所以報稱念寇據河套久為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中原將百年矣孝宗欲復之而不能武宗欲征之而不果訖使大酋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

閑以震幾服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閑中深山大
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天心撥亂將待陛下選將練
兵歲發帑藏以固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保安兆人
者至矣封疆之臣曾要有深長之思以收復舊業為
陛下言者何也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
彫鑊刀路而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輕動
然而枕戈汗馬常懷憤激邇者親履其地日覩凶醜
跳梁切齒腐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
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橐
春寒除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敝則中國勝

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於春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驍發礮火雷擊則寇不能支矣歲歲為之每出益厲寇必懼而奔走不暇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為八議以進是時銑與廷寧兩鎮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工疏並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賊據套為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之議甚壯而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與諸

鎮臣悉心圖畫嗣上方畧予修邊費二十萬銑既得
優旨益銳意興舉而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
寧夏王邦瑞及巡撫御史盛唐以為難久不會奏銑
怒疏請帝責讓時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銑同
至十一月銑乃合撫按諸臣條上方畧十八事已又
獻營陣八圖並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銑議上
一如銑言帝忽^出手詔諭輔臣曰余欲征^逐套賊不
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必
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初銑建議時輔臣夏
言欲倚之以成太功故從中主之甚力至是承詔大

駭請帝自裁斷帝命判手詔賜給與議諸臣俾再計之當是時嚴嵩與言有隙方欲借事傾言及見上諭嚴切乃極言套必不可復陰詆言故自引罪乞罷以激怒帝旋復上章顯攻言謂向者擬旨褒銑實出言手臣皆不預聞而兵部尚書王以旗會廷臣覆奏盡反前說亦言套不可復帝責群臣觀望遣官逮銑而出以鎮代之又謂此安危大事科道官乃坐視不言悉杖之於是停俸四月時帝雖怒銑然無意殺之也會咸寧侯仇鸞鎮甘肅時每以驕恣為銑所劾最後命逮治而嵩雅親鸞知銑所善同邑蘇綱其女為言

繼妻綱與銑言嘗交關傳語可因而搆也乃代鸞草
疏証銑掩敗不奏起軍餉鉅萬遺子淳屬所親蘇綱
為之行賂當遂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下
淳綱詔獄既而六科給事中齊魯等見帝怒銑甚恐
以不言得罪合疏劾銑請早正刑章帝責其黨奸避
事鐫魯級調外任暨銑逮至法司盡依鸞奏實其罪
比擬邊帥失陷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條竟當銑交
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行刑銑既死遂出
鸞於獄言亦相繼斬西市銑性果銳有膽畧長於用
兵其在軍中嘗以歲除夜擇命諸將出邏是時塞上

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急將麾下鈴卒求緩於銑
妾妾以語銑銑詰知其故即出斬鈴卒以徇諸將不
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騎出不意擊敗之翼日諸
將入賀畢前請曰敢問何以知有警也銑笑曰見鳥
鴉非時驚鳴以故知之軍中用是大服銑居官廢既
沒家無餘貲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疏
訟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無問識與不識痛悼至今
詔贈兵部尚書諡襄敏萬曆中從巡按御史用磬諸
建祠陝西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銑知其才從從中錄
用復積戰功累官至叅將銑既被誣詔遣給事中申

价等往覈价等因并劾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為銑
爪牙濟惡行賄且言陣亡軍及居民被難者宜以曹
淳蘇綱賊銀賑恤帝從之下珍等詔獄詞所連及巡
撫蘭問行御史唐副總兵李琦等皆加斥罰初銑
既得俞旨復套嘗檄取諸府衛銀三萬兩製軍仗至
是亦責償於淳淳無以應則酷刑考珍令其實剋餉
行賂事珍備極慘毒幾死卒不承淳用是得免而珍
竟論死世威震謫戍其後俺荅歲入寇帝輒曰此銑
欲開邊故行報復耳蓋久而卒不悟云

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正德十三年進士改庚吉士

嘉靖初授工部主事詞禮部偕諸臣伏闕爭大禮被
杖再調吏部累官山西左布政使十八年擢右副都
御史巡撫甘肅歷撫保定應天入為左副都御史坐
巡撫時舉劾事責降謫廣泰政甫三月復以故官撫
河南歷吏部左右侍郎二十八年十月拜兵部尚書
兼督團營條上邊務十事皆報可當是時俺荅威寇
邊羽書至天子方齋居西內厭聞兵事而大學士嚴
嵩竊權邊帥率以賄進疆事大壞其明年八月甲子
俺荅擁衆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汝襲即上言賊
蓄謀日久若不得志於宣府必將東趨遼薊請勅諸

將嚴為之備潮河川乃陵京門戶宜調遼東一軍赴白
馬関保定一軍赴古北口從之已而賊果引而東駐
大興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總兵官仇鸞先知
之率所部馳至居庸南時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
誤聽謀者謂寇向西北汝夔遂信之請鸞還備大同
勿東詔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鸞留壁居庸汝孝
嚴兵守薊州未幾寇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薄関
城守將不能却汝孝之師大潰賊遂由石匣營達密
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圍其城聞保定兵駐城內乃解
圍而南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駐營河東孤山諸處

分割昌平三河諸州縣犯諸帝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召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定西侯蔣傳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而以錦衣都督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襲委用汝襲乃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一人經畧通州涿州而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從之然是時尺籍皆虛數禁軍僅餘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使歸伍見在

伍者驅之出皆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奄人勒取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方應武舉諸生乘城旋頒賞格獲首者世襲都指揮使銀千二百兩獲賊首一者遷一級銀百兩能衝鋒破敵雖無斬獲功亦超推二級時仇鸞與副將徐珏游擊張騰等軍白河西楊守讓與副將朱楫等軍東直門外諸路援兵亦稍稍集議者率謂城內空虛城外有遺兵足恃宜移京軍入備內繫汝襲亦以為然遂量掣禁軍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前時掌營務者為成國公朱希忠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抽掣為掩飾

計士疲不得息多出怨語而莫曉其孰為調者則事
冒汝襲仇鸞兵素無紀律至是肆掠民間帝方眷鸞
令勿捕汝襲亦禁之民咸怨怒初賊遣遊騎四出去
都二二十里及辛巳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
騎駐安定門外教塲明日大營直薄都城分掠西山
黃村沙河大小榆河諸處畿甸大震初寇逼通州兵
部所遣偵卒出城不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以妄言
誑汝襲既而言不警汝襲弗罪也募他卒偵之復如
前以故賊衆寡遠近皆不能知至是帝以兵部不能
驅勦切加譴責宣府總兵官趙國忠叅將趙臣孫時

謙袁正時擊姚晃山西游擊羅恭等各以兵入援營
王河諸處詔兵部核諸鎮兵數行賞賚勤王兵集都
下者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馳赴未齊糧糴制下
犒師牛酒皆不知所出戶部文謀往復越二三日援
軍始得數餅餌以故益饑疲不任戰是時帝久不視
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為言帝惡其恐喝不許
徐階復固請帝乃許明日出視朝癸未群臣昧爽入
至日晡帝始出御奉天殿百官進謁畢帝不發一詞
但命階奉勅諭至午門集群臣切責之而已帝時以
文武臣不任事怒甚尤怒汝襲吏部因請起楊守禮

劉源清史道許論於家俾星馳赴關汝襲不自安請
躬督諸將出城力戰而以侍郎謝蘭署部事帝責其
推委命居中調度如故賊縱橫內地已八日諸軍環
視不敢發一矢賊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
輜重從容復趨白羊口而去方事之棘也帝怒諸將
不戰督趣甚急汝襲以啓鬻鬻曰塞上敗可掩也失
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賊飽自颺去耳汝襲懼
因不敢主戰諸將素怯無鬪志見汝襲不督戰益
閉營自便賊益肆掠無所忌賊既退汝襲蘭及戶工
尚書李士翱胡松侍郎雄顧孫禔皆陳狀引罪命革

士翹職停松俸俱戴罪辦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
汝襲獄帝以變出非常欲大行誅殛以懲後汝襲窘
求拯於嵩嵩曰無恐我在必不令公死也汝襲信為
然嵩見帝怒甚竟不敢言而兵科給事中俞鸞御史
邢尚簡等劾汝襲禦寇無策當罪帝責其不早言奪
俸有差趣具獄怒法司奏當稽緩杖都御史屠儵刑
部侍郎彭黯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刑科
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侃為民竟坐汝襲
守備不設即日斬於市且梟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
鐵嶺汝襲臨刑始悔為嵩所賣方廷訊時職方郎王

尚學為言官所劾當從坐汝夔曰罪在尚書郎中無
預得減死論戍比赴西市獨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尚
學子化適在旁謝曰荷公恩免矣汝夔歎曰汝父勸
我速戰我為政府所悞汝父免我死無恨聞者多為
泣下隆慶初復官

楊守讓字允亨刑部尚書志學子也嘉靖八年進士
授屯田主事改職方歷郎中練習邊計出為陝西副
使改督學政有聲二十五年就拜叅政未任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西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
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可內省京運外嚴邊防因薦副

使張鎬為提調牛種取給本土不以煩司農帝稱為
忠即報可經畫具有次第俄移撫延綏請久任鎬終
其事其後二年營田大興計秋穫可當帑銀十萬邊
閭穀價頓減十五守議薦鎬可大用且言延綏安定
諸邊地多曠土亦可如例興舉戶部請推行之九邊
帝悅命亟行之令所司錄守議鎬功從優擢用守議
未去延綏而鎬已巡撫寧夏矣守議之初至延綏也
上言激勸軍士惟在重賞賞不踰時則士心競奮在
令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與白金三十兩為賞已
薄而又文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以宣

大事棘稍加賞格猶未優厚請倍增其數鎮巡官驗
明即給蓋增級襲廕有官者利之窮卒絀生計覲賞
而已誠見斬馘者不移時得金誰不相顧動色顧忘
其死若是寇不足平也兵部以為然定斬首一級者
與五十兩著為令二十七年以前山西修邊功增俸
一等賜金幣有加明年請給新設游兵月餉發倉儲
貸饑卒皆報許又明年進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兼督
紫荆諸關去鎮之日軍民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
外者抵保定未幾聞俺荅入寇立率師倍道入援帝
聞其至甚喜令列營崇文門外會副總兵朱楫泰將

祝福馮登亦各以所部兵至人心稍安寇分遣游騎
散掠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守讓及楫等兵移營
東直門外詔同仇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戰
守寇薄都城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却帝拜
鸞大將軍進守讓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
事鸞時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徘徊觀望張虛聲斬死
人首六級報功守讓孤軍薄俺荅營而陣無後繼堅
不敢戰帝聞之不悅而尚書丁汝夔慮喪師戒勿輕
戰諸將離城遠惟守讓逼城而軍諸營見守讓不戰
亦皆堅壁輒引汝夔及守讓為辭流聞禁中帝益怒

初寇抵安定門詔守譟與樺等并力合擊樺等見賊
勢盛莫敢前守譟亦委以兵部未檄調第申倣守備
以俟賊遂焚燬城外廬舍畧盡時京城外西北隅火
光燭天內臣園宅在焉相與環泣帝前稱將帥兵力
皆為文臣所制故寇得至此帝震怒曰守譟名入援
何擁衆自全且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檄未至為
解寇退遂執守譟與汝襲廷鞠之繫於獄坐守譟失
悞軍機即日與汝襲駢戮於市守譟臨刑慨然曰臣
以勤王反獲罪譟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
此心死何恨聞者哀焉遣垂將吏士卒知守譟死無

不流涕者守讓坦易無城府三撫邊陲馭下多恩意
守官廢位至開封蕭然若寒士然性遲重好為遠計
富與寇營相犄時募中客有勸之戰者應之曰周亞
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讓不納
以致得罪隆慶初贈兵部尚書謚恪愍王汝孝字紹
甫尚書憲之子嘉靖五年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二
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上修壤七策部議
行其五明年八月俺荅犯古北口總兵官羅希韓等
禦之不能却汝孝帥薊鎮諸將兵力遏之寇引潛內
何以綴戎師而別從間道西黃榆溝毀牆而入汝孝

兵大潰於是賊勢不可復制至蹂躪畿甸犯都城天子震驚比寇退御史邢尚簡等劾丁汝夔楊守謙罪并及汝孝希韓與副總兵盧鉞詔並逮之時帝怒方歲令執縛以來於時餘寇未盡出境官校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遠不可猝至比逮入都法司論三人死會帝怒漸解而汝孝復以首功聞命減死俱戍邊衛

高大節字孟堅鍾祥人以鄉舉為洛陽教諭嘉靖初成進士授豐城知縣縣故無城累遭寇掠大節始城之捕境內巨寇幾盡擢兵科給事中十二年京察竣

帝復命科道互相劾大節在劾中謫鹽城縣丞三遷
刑部郎中出為廣東僉事撫綏猺獞遣其子弟習禮
學宮期年而蠻俗變黎人反海南總督張經檄大節
分哨凌水搗其巢俘斬千餘人增秩賜金幣累官山
東按察使二十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
督紫荆諸關日遷將練士慮俺荅乘虛內侵疏請重
根本護神京帝方修真西苑未省也居四年召理院
事而俺荅果大舉薄都城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八應
武舉者悉登陴防守以大節率五城御史統之未幾
發帑金五千兩命大節便宜募壯士大節屢條上軍

民急務帝多採納比寇退復命姜管民兵經畧京城
內外大節於是訓練鼓舞軍容甚壯其年十二月擢
左副都御史經畧如故大節所募民兵已四千請以
三等授餉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五斗部議以為過
厚損之大節上言計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
厚招之終以薄待之是使臣失信於衆士而朝廷任
臣之意亦不足取信於天下况上者僅八十人中者
千四百人餘皆授下等餉者司農所費亦復無幾不
然彼饑寒無藉之輩稍不足食有掉臂去耳疏入帝
亟從之時仇鸞蒙異寵為大將軍盡統中外兵馬惡

大節獨為一軍不受其節制欲用之乃請畫地分守以京城四邇委於大節大節抗章言臣雖經畧京城實非有重兵在握專以戢守為責者也今鸞以京城四邇分布於臣且云平時則修築訓練有警則相機邀擊是京城利害專以臣一身當之矣且臣今所得節制者止巡捕軍耳鸞又頻繁調遣不令臣知是巡捕軍且非臣有萬一奸宄猝發誰為捍禦哉大節所爭事理甚晰而帝方罷任鸞不欲人挽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詔獄嚴訊法司希旨當大節斬大節疏辨不聽嚴嵩上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

大節未至臨陳失機幸赦其一死戍之極邊亦不聽
時三十年四月也明年八月鸞死大節故部曲石鍾
孫九思等數百人相率伏闕訟寃章再上兵部侍郎
張時徹等因言大節志在國家祇為逆鸞掣肘以底
於法乞俯順群情還其初服帝怒鐫時徹二秩又明
年七月竟卒於獄大節慷慨負氣遇事奮發敢為其
死也不以罪天下寃之隆慶初復故官贈兵部尚書
諡端愍

王忬字民應太倉人父悼成化中進士官至南京兵
部右侍郎以謹厚稱忬舉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

選御史皇太子出閣疏請崇師儒選官僚選近侍且以武宗居青宮為戒帝嘉納之劾罷東廠太監宋與出視河東鹽政以疾歸己起按湖廣復按順天二十年俺荅大舉犯古北口兵部不虞猝至不為備忬奏言朔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畫徙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不得渡遂壁於河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時副都御史王儀守通州御史姜廷願劾其溺職忬亦言儀縱士卒凌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所將入衛兵也帝方眷鸞甚即命逮儀而起

擢忬右僉都御史代之寇退忬請發帑金賑難民築
京師外廓修通州城築張家灣大小二堡置沿河敵
臺皆報可會議者請汰通州揚州而憲臣乃召忬還
三十一年出撫山東浙江倭寇起廷議置重臣視師
遂命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建漳泉二府先後
上方畧十一事時叅將俞大猷湯克寬以才勇聞忬
推心委任又奏釋在繫叅將尹鳳廬鏜分布諸府使
相犄角明年春賊犯溫州克寬以舟師破之其德昌
國衛者為大猷擊退而賊首汪直復糾島倭及漳泉
群盜連巨艦百餘蔽海而至自台寧至於淮北濱海

數千里同時告警上海及南匯吳淞乍浦蕞興諸
所皆陷而蕪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
向時所稱殷富之區民物蕭然矣賊留內地凡三月
剽掠既饜浮海東遁忬上言將士追逐倭寇燬其船
五十餘艘俘斬七百餘人海警暫息於是先所奪文
武將吏俸皆得復尋以給事王國禎言改巡撫明年
忬方視師閩中而賊復大至分犯浙江諸將盧鏗等
頻失利巡按御史趙炳然劾文武在事者罪帝特宥
忬責諸將吏戴罪討賊忬因上言嘉善崇德桐鄉德
清慈谿奉化象山諸縣皆濱海無城宜以時興築諸

開納粟例令諸生吏民得入監拜爵既又同炳然列
上寬減事宜自是縣皆有城而被災被寇諸府均獲
恩恤時已遣尚書張經總督南畿浙江山東福建兩
廣諸軍而大同通中寇督撫蘇祐侯鉞悉被逮乃進
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其冬以秋防事竣就加兵
部右侍郎踰年前逮總督楊博還朝即移忬代之再
以秋防事竣進右都御史總督如故忬上言騎兵利
平地步兵利險阻今薊鎮畫地分守宜步不宜騎請
去他郡防秋馬兵八千易之以步歲可省銀五萬六
千餘兩從之明年冬賊酋打來孫等十餘萬騎深入

廣寧諸處總兵官殷尚質等戰沒忬自効調度無策
停俸三月未幾打來孫復以十萬騎屯青城分遣精
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率師拒却之次
日寇夜襲喜峯口殺哨卒四十人知有備遂遁事聞
賚銀幣又明年三月賊酋把都兒等擁衆數萬由流
河口入犯水平遷安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之越二
日出境事聞責降兵部侍郎留任先是帝器忬才甚
眷之至是所部屢失事則以為不足辦賊諭嚴嵩與
兵部計防守之宜嵩奏流河口遺牆有缺故賊乘之
而入今宜大修遺牆且令忬選補額兵操練戰守不

得專恃他鎮援兵帝然之兵部條上六事如蒿指帝
乃下詔曰薊鎮修邊已六年費帑金無算乃今墻工
猶未完致賊深入督撫所任亦何事其姑議忬罪實
主兵減客兵如議於是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寇別部
擁衆入瀋陽境官軍逐之有鄉兵金仲良者擒其首
討賴賊遂退事聞賚忬銀幣官仲良三級防秋畢復
忬官尋復用瀋陽却賊功廕一子十二月寇復入遼
陽殺掠數千人副總兵王重祿敗績巡按御史周斯
盛以聞帝置忬不問他將吏治如律三十七年六月
遼東大饑斗米價八錢死者盈路忬請開登萊海禁

使山東之粟得轉輸遼東。倣宣大兩鎮例。寬運通倉。米給遼東戰士。帝俱報可。初。帝從楊博言。命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忤執奏。不可言。古北諸口。川原平曠。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以擁護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帝怒曰。曩有旨。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每遇防秋。輒調他鎮兵。此豈遠謀。乃彼此紛爭耶。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臣言。薊鎮額兵多缺。宜察補。帝命郎官覈之。乃遣郎中唐順之往。忤復。授去。秋。例請調遼東兵萬二千。及宣大兩游擊兵。帝曰。往年調遼東兵多致失事。守臣得以爲詞。今又饑甚。可復調耶。既而從部

議駐宣大軍於關外選兵但調四千而已尋以遼東
却賊俘斬至二百四十復與賚順之還奏薊鎮額兵
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老弱羸憊不濟緩急
用忬與總兵官安巡撫馬佩及諸將袁正等俱宜按
治兵科王文炳等因言兵既缺伍糧無減額疑有侵
冒乃降忬俸二級留任帝因問嵩邊兵入衛舊制乎
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中劉六獨擬
始調許泰卻永領邊兵討賊庚戌之變仇鸞奏選邊
兵十八支防護京陵未用以守薊鎮也至何棟始奏
薊鎮練兵未完暫借二支防守至忬始盡調邊兵守

要害去歲又徵全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
一空若年復一年調發不已豈惟糜餉竊慮更有他
憂帝深以為然由是惡忤益甚踰月逆東寇大舉犯
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寇遁越四日
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禦之不得進因大
掠遼山諸處明日有騎二百奔還芳及安收之俘斬
四十級事聞忤猶被賚又明年二月把都兒率愛數
部屯會州挾朶顏酋為鄉導將西入聲言且東犯義
院冷口忤信之請援不報遽引兵而東賊乃以其間
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先犯遵化縱兵大掠遷安

薊州玉田諸州縣京師大震駐內地五日由大安口而還御史王漸方輅遂劾忬安及巡撫王輪罪帝大怒斥安貶輪於外而切責忬令停俸自劾至五月輅復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中軍遊擊張倫下詔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輕典耶於是改論斬明年冬竟伏法西市忬才本通敏其驟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皆出帝特簡不由廷推以故忬所建請無不從忬愈得發舒及為總督數以敗軍聞由是漸失寵既有言不諫主兵者則益大恚謂忬怠事且負我高雅不滿於

悖而悖于世貞後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嚴氏
門下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構於嵩父子比楊繼盛
之死世貞又為經紀其喪由是嵩父子大恨思有以
中之適際河變聞遂得行其計穆宗即位世貞與弟
世懋伏闕訟寃得復故官予卹悖死後四年而有楊
選之事

楊選字以公章丘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權
御史遷易州兵備副使三十七年俺荅圖大同右衛
巡撫朱玘被逮超拜選右僉都御史代玘巡撫即與
侍郎江東總兵官張承勛集兵數萬解其圍其秋憂

歸再起撫大同四十年薊遼總督許論罷擢選副都御史代之條上封疆極弊十五事下戶兵二部議多從其請其冬以居庸岔道却賊功進兵部右侍郎又明年五月古北口守將遣哨卒四人出塞為朶顏衛人所掠俄酋通漢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漢子懼擁所執哨卒至墻下請易其父通漢者大酋辛愛之妻之義父也選計欲以牽制辛愛則盡釋諸俘獨留通漢要其以子入質子至即遣還自是諸子更迭為質半歲而代選馳疏以聞自謂方畧部議亦謂良策選與巡撫徐紳等俱受

賞十月丁卯辛愛與把都兒等大舉自墻子嶺磨刀
峪潰墻入犯京師戒嚴帝大驚諭閣臣徐階曰朕東
見火光虞此賊去京不遠諸將何不逆擊其令兵部
傳諭諸軍并力剿逐明日選以賊東遁聞且自詡追
逐功為將士祈賞帝疑之以問階對曰賊大營尚在
平谷選等果往通州矣但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
則不可帝銜之賊既稍東遂大掠三河順義諸縣殺
掠不可勝計分兵圍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副
將胡鎮偕總兵官孫賡遊擊趙漆等擊之賡漆戰沒
鎮力戰得脫時賊留內地已八日猶不退給事中李

瑜遂劾選及徐紳等罪於是選紳與副使盧鑑叅將
馮詔胡燦遊擊嚴瞻俱被逮命鎮撫司嚴訊又二日
寇始北遁京師解嚴先是賊形初動謀者偵知將窺
塙子嶺兵部檄厚集士馬待之而三衛為賊導者度
其難入則始選謂賊且由潘家口進選信為然引銳
奔赴賊遂乘間自塙子嶺入選與紳俱得罪提兵徑
趨郡城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及遣鎮等往禦又不
勝賊勢益張會縱掠既饜徐引去內侍家薊西者譁
言賊之入由通漢父子勾致帝入其言益怒選已法
司止其獄坐選紳詔守備不設律斬鑑等戍帝不允

諭錦衣朱希孝令坐以縱通漢勾賊罪乃援下選詔
獄選不承止承質通漢父子事且言事已上聞希孝
錄其語上詔法司定罪刑部尚書黃光昇等遂如帝
指論死即戮於市梟其首示邊妻子流二千里紳論
死繫獄詔及鑑等戍邊時帝雖怒選甚然但欲誅之
法司乃并坐其妻子時論寃之隆慶初始釋還
論曰方俺荅鵬張封疆多故內外任兵事者如翟鵬
而下諸人未嘗無勞績足紀邂逅失律遂嬰顯戮且張漢
孫繼魯一言忤指重譴遽加曾鉞志在建功至身膏
斧鑕抑獨何歟蓋世宗以亢厲之性行巨測之威方

倚任之深則寵加於三錫及督責之亟則罰甚於三
鞭而又譏諧之夫喻訛導脅其際刀筆之吏引繩弄
法其間當此時而欲保全終其亦難矣且夫知人善
任乃克有助宥過念功方為大度秦伯猶用孟明光
武不尤馮異有弗感恩効死薦志報稱者哉楚殺得
臣趙翦李牧適足為敵國去其所患而已悲夫

明史卷二百九十五

列傳一百四十六

朱純

張

經

周楊

玩

李天寵

胡宗憲

阮

鵷

李

遂

弟

遂

唐順之

曹邦輔

劉景韶

丘

陞

任

環

吳成器

朱純字子純長洲人正德末進士除景州知州嘉靖初調開州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副使與副總兵何卿共平深溝諸峇番賊五遷至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七月倭寇起改撫浙江及福建濱海諸府先是倭舶至閩浙互市諸大姓及商賈多負其直倭糧匱出沒為盜諸大

姓危言脅將吏捕逐之兵且出又洩師期為好語令
去期他日至並償其直他日再至則負直如初倭大
怨恨而內地奸民復誘煽為亂遂焚掠州縣統首嚴
通番之禁犯者必寘重典海濱始肅其年十一月漳
州覆鼎山賊剽劫同安漳平詔安諸縣統督叅將吳
鵬銓事徐燦平之又明年三月統至寧波撫島倭六
百餘人悉受約束別賊據雙嶼島統檄福建都指揮
盧鏜以輕舟直趨海門衛與浙兵夾擊破之賊失其
巢遁入海中者尚千二百餘艘統復督諸將連戰皆
捷事聞賜銀幣至七月而革巡撫之議起初統以閩

浙勢家多庇賊憤甚嘗上疏言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於是閩浙士大夫家與為怨御史周亮國人也疏言純本浙江巡撫所兼轄者福建海防耳今乃事事選制諸司往來奔命大為民擾給事中葉鏗亦言非便吏部請改為巡視以殺其權純益憤十月純力疾督兵追賊於溫盤南鹿諸洋至十二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賊二十八年春疏言去歲日本使周良等入貢至寧波有投匿名書稱天子命都御史起兵誅日本使者可先發夜以兵殺都御史推官張德熏知之不以告臣臣嘗斬賊渠張

珠珠德熹叔也憾臣凡閩賊被戮者德熹皆殲之御史亮奏革臣巡撫者又德熹鄉人疑德熹構其事且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而亮欲侵削臣權謂一御史按之有餘致屬吏不用命願陛下察臣先後奏詞窮詰德熹等黨賊倡亂詐傳詔旨煽惑夷情狀明正典刑奏入命按臣會三司勘問而諸勢家在朝者益不悅既而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益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閩浙人言亦有不悅統者矣其年三月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統督師迎擊於走馬溪禽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

人統恐為變微副使柯喬及都指揮鍾悉戮之以大捷聞且言閩賊靖結已深成禽之後奸宄切齒變且不測臣謹以便宜行誅語復侵諸大姓部議請下按臣曩實而御史陳九德受諸勢家風旨劾統不俟奏請專擅殺戮事下兵部及法司皆言統不得無罪請遣科臣按治遂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禎往而罷統職聽劾統聞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封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之人必殺我我死自決之不須人也乃製壙誌作俟命詞仰藥死統性清穠峭深勇於任事不恤人怨故及於禍至明年汝禎與按

臣陳宗夔勘上言此賊乃滿刺加人歲招沿海無賴
奸民往來海中販鬻無借號流劫事前年復至漳州
月港浯澳諸處守臣受其賂遺縱之潛泊使內地奸
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始狼狽追逐致賊拒捕
殺人其後賊已就擒又不分首從擅自行行誅統既身
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喬鏜復相與佐之罪當首論
其冒功叅政汪大受等宜以次論罰而謫配其脅從
者兵部及法司覆如其言詔逮統至京訊問而統已
前死乃論喬鏜二人重辟大受等奪俸提問有差統
在事三載號為有功徒為濫訛者所擠而勘官務深

入不恤國典致勞臣受禍朝野為之太息自純死罷
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其後海寇
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人由是莫不思純

張經字廷彞侯官人始冒蔡姓既貴顯乃復其故舉
正德十二年進士除嘉興知縣治行最嘉靖四年召
為吏科給事中疏劾兵部尚書金獻民南京工部尚
書陳雍兩人皆乞休去七年上疏極言官校之害請
罷勿遣已又合六科應詔陳八事勸帝崇寬大審聽
斷廣容納計財用停織造蠲虛賦急功賞節浮費語
皆剴至歷戶科都給事中內官監收白糧者私造大

糾苛收逋倍經以為言命循舊例加耗十之一禁其橫索八年春河南陝西四川湖廣大饑朝廷所發帑銀有司用充逋賦不以濟民經率同官言狀帝即勅責巡撫官悉心賑恤經又言方今有司多不奉法額外橫征名曰火耗宜懲以重比於是格剋稍息言官之劾張璉桂萼也指經為其黨章下吏部言經素行無玷遂不問十一年擢太僕少卿歷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十六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斷藤峽賊首侯公丁據弩灘為亂經議征之召諸將問計度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萬人叅將沈希儀曰非

八萬人不可副使翁萬達曰襲而取之萬人可也賊
備我久矣從此君言便經然之會有事安南不果討
公丁等橫益甚經乃議興師巡按御史鄒堯臣力贊
之遂與總鎮太監馬廣總兵官安遠侯柳玢定計以
軍事屬萬達萬達誘致公丁執之叅議田汝成請乘
勢進討十八年正月經命副總兵經將三萬五千人
為左軍萬達監之指揮王良輔等六將隸馬分六道
期會於南寧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為右軍副使
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隸馬分四道期會
於賓州西軍剋日齊進直抵賊巢南北夾擊賊大潰

奔林峒而東良輔等邀之賊中斷復西奔斬首千二
百級其東奔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殺師攻之檄右
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箠
簽於道伏機弩毒鏢林莽中又懸石樹杪急則撼其
樹石皆墜官軍並以計破之復斬百餘級會右軍失
道恣期三日田州土酋盧受納賊賂縱之逸去俘其
衆四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
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茲土也捷聞進經左侍郎
加秩一級尋與尚書毛伯溫定計撫定安南再進右
都御史二十一年平思恩九土司賜勅獎屬瓊州黎

賊反督叅政張岳副使陳茂義僉事商大節等討之
賊賊魁三十八人擒斬五千獲賊屬一千二百而撫
其餘黨七千進兵部尚書尋以副使張瑤等討賓州
馬平徭賊屢敗具疏請罪帝罪瑤等而宥經明年給
事中周怡論經舉劾失當經乞罷不允又明年以憂
歸廣西巡按御史陳宗葵言桂林平樂賊本萬計經
畏罪掩飾改稱千人宜飭罰以警後帝以經已去任
貸之服既闋會三邊關總督有詔起經給事劉起宗
言經前在兩廣尅餉銀數萬結納貴近不可用帝下
廷議僉言經才諳足任風聞未可據帝竟寢前命三

十二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未幾就改兵部明年朝議以倭寇猖獗設總督大臣乃命經不解部務總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時倭衆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其黨方連至經自十一月受任即選將練兵為搗巢計以江浙及山東兵屢敗不任戰欲俟狼土兵至而討之又明年三月田州瓦氏兵先至知倭多輜重欲速戰經不可既而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瓦氏兵隸總兵官俞大猷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遊擊鄒繼芳以歸順及思恩東莞兵隸叅

將湯克寬分屯金山衛閘港乍浦犄賊三面待永順
保靖兵集乃戰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與浙江巡
按御史胡宗憲比屢趣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今檄
召四方兵獨狼兵先至彼輕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即
駭遠近觀聽姑待永保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耳
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華怒密疏經糜餉
殃民畏賊失機謬信叅將克寬言欲俟倭飽颺後勦
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帝以問嚴嵩嵩對
如文華指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留帝怒即下詔
逮經方文華之拜疏也永保兵已至其日即有石塘

勝之捷至五月朔倭突犯嘉興經遣叅將盧鏜督保
靖兵援之以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間道趨平望以
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賊大敗斬
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軍興來稱戰功
第一捷聞兵科給事中李用敬聞望雲等言王師大
捷倭賊奪氣當乘勢掃蕩不宜易帥帝大怒手批其
疏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耳用敬等奈何
黨奸遂杖於廷人五十斤為民已而帝疑之以問嵩
嵩言臣昨問徐階李本二臣江浙人以鄉邦被禍皆
言經養寇損威殃民誤國昨狼兵初至氣銳經禁不

許戰文華憤不能平與宗憲合謀進勅致有此捷經
聞繼至冒以為功因極言文華宗憲忘身殉國帝深
入其言經既至備陳進兵始末且言受任半載前後
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終不納論死繫獄舉朝皆知
其寃然莫敢執奏其年十月與巡撫李天寵伏屍都
市天下哀之經先在兩廣時以威信結狼土兵以故
王江涇之戰爭致死力經既逮皆憤恨無聞志代經
者應城周琬衡水楊宜又常才節制不行諸軍遂肆
焚掠東南之民既苦倭復苦兵矣隆慶初復經官諡
褒愍琬以進士為永嘉知縣擢戶科給事中坐諫世

宗南幸謫鎮遠典史累遷山東按察使三十一年擢
右僉都御史鎮守昌平明年被論免又明年起故官
巡撫蘇松諸府值倭勢正熾又歲比不登以琬奏免
蘇松存留稅糧起運者自內府王府及改拆外俱暫
停徵發粟十二萬石銀一萬兩賑上海華亭嘉定崇
明四縣由是民困稍蘇三十四年疏陳禦倭有十難
有三策及經既得禍即擢琬兵部右侍郎代之而柘
林賊為經所敗者勢復熾琬暗於將畧不能有所設
施時宗憲已代李天寵撫浙江並欲奪琬位文華遂
劾琬而薦宗憲帝為奪琬俸尋勒為民琬自初命至

罷官僅三十有四日而楊宜代之宜舉進士由睢縣知縣召為御史疏言邇者沙汰生員令下學臣奉行過當年少者既文方見黜年長者又齒棄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心驅衣冠而入傭保豈祖宗育才之心哉夫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沙汰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者也帝然其言命禮部正之明年與給事中王機出覈大同失事狀總兵官彭模游擊秦昇遂褫職巡撫王潮鎮守中官張紳亦坐召還累擢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撫河南平劇賊師高詔晉秩一級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幾代琬時倭流劫浙

野雖為僉事董邦政所滅其巢於陶宅川沙窪諸地
者勢猶盛宜既為總督而文華督察軍務威出宜上
軍事悉為所制曷置文武大吏惟其愛憎宜懲經天
寵之禍曲意奉之而文華心屬胡宗憲視宜蔑如也
倭自王江涇敗後退據陶宅官軍圍之久無功文華
遂劾宜宜以狼兵從事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
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湖廣漕卒助戰繼又請發
河南毛兵多報可於是客兵大集而宜不能以恩威
駕馭諸軍皆恣睢暴橫不奉要東川兵與山東兵私
聞恭將尚允紹幾被殺避擊曹克新所統甯陽兵潰

於高橋即大譟奪舟徑歸蘇州文華輩反厚犒之莫
敢詰也明年正月文華還朝帝令嚴嵩詢冠始末文
華即大言冠初起苦無兵今徵兵四集所苦督撫無
人請罷宜以宗憲代帝深以為然會御史邵惟中上
去冬新場失事狀帝遂奪宜職閑住文華雖厭薄宜
然以其諂奉過當意不甚怒故得禍猶輕宜在事蓋
僅踰半歲云倭寇之繭蘇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訖
三十九年其間為巡撫者十人兵部侍郎安福彭鵬
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副都御
史黃岡方任上虞陳洙皆未上任丁憂以才不足用

罷而代以兵部侍郎鄭人屠大山使提督軍務蘇松
巡撫之姜督軍務自大山始閱半歲以疾論免尋坐
副將解明道等敗績逮詔獄為民總之者即琬繼琬
者僉都御史曹邦輔邦輔賢多戰功以趙文華譖下
詔獄謫戍次僉都御史眉州張景賢以考察奪職次
整屋趙忻坐金山軍變下獄敗官次副都御史江陵
陳鉉數月罷去次翁大立邦輔大立自有傳當大立
時倭患已息而坐惡少年鼓譟為亂竟罷職自方任
而外無一不得罪去者

李天寵字子承孟津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行人擢

御史出按宣大巽上石門兒諸將敗績狀副將雲冒
恭將李懋俱被逮繼按浙江遷徽州知府改徐州兵
備副使倭犯通州如舉禦却之三十三年起擢右僉
都御史代王忬巡撫浙江是時倭巢柘林別部有自
健跳所入掠紹興諸縣者為官軍所殲資天寵銀幣
十一月突犯嘉善又圍嘉興指揮陳光祖等擁兵不
戰賊遂流劫秀水歸安天寵急督恭將俞大猷都指
揮劉恩至趙嘉興僉事羅拱辰以兵來會天寵命副
使陳應魁陳宗夔分監之今尅期夾擊宗夔以恩至
所統皆蒼山福廣銳卒欲專其功佯與大猷定期而

先期以孤軍獨進與賊戰烏程之黑墩不利賊歛兵
入柘林十二月出犯新帶恩至威令不行偏裨自為
進止百戶賴榮華將閩兵六百恃其驍健鼓行直進
賊走登舟榮華乘勝薄之中砲死把總孫教以蒼山
兵先遁師遂潰嘉善知縣鄧植望風棄城走翌日賊
遂入城肆殺掠事聞諸將治罪有差而宥天寵不問
明年正月柘林賊復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
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攻德清殺裨將梁鶚等六人
詔停天寵俸時趙文華方視師聲勢益震巡按御史
胡宗憲詣附之既相與陷總督張經復騰謗謂天寵

嗜酒廢事蕪奪其袂帝入其言會勅罷總督周琬遂
並除天寵名而果擢宗憲以代頃之南京御史葉恩
以倭殲北新關劾天寵宗憲亦言天寵縱寇帝怒逮
下獄與經駢斬西市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知益都
餘姚二縣擢御史巡按宣大有詔徙大同左衛軍于
陽和獨石諸軍弗願也聚而譁宗憲單騎慰諭許勿
徙乃定三十三年出按浙江時歛人王直德五島誘
煽諸倭入寇而徐海陳東麻葉等巢柘林乍浦川沙
窪日擾郡縣天子命張經為總督李天寵撫浙江又

命侍郎趙文華督察軍務文華侍嚴嵩內援恣甚經
天寵不附也獨宗憲附之餽遺甚厚文華大悅因相
與力排二人先是倭寇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者數
百人及經破倭王江涇宗憲與有力文華盡掩經功
歸功宗憲經遂得罪尋又構陷天寵即超擢宗憲右
僉都御史代之時柘林諸倭移巢陶宅勢稍殺會蘇
松巡撫曹邦輔殲倭泚墅文華欲攘功後期大怨恨
遂進勦陶宅殘寇宗憲大言倭不足平與文華共將
銳卒四千營磚橋約邦輔分道夾擊倭殊死戰宗憲
兵死者千餘人文華再令副使劉燾攻之復大敗於

是文華宗憲知倭不易平而倭之犯浙東者雖諸將
間有新獲然平陽則殺指揮祁松百戶劉愍謝浦則
殺指揮閔容慈谿則殺主簿畢清黃巖仙居餘姚會
稽諸縣皆被焚掠守備劉隆等沒於陣者甚衆因與
文華定招撫之計文華還朝極言總督楊宜不足任
非任宗憲倭終不得平帝然之遂以宗憲為兵部右
侍郎代宜初宗憲請諭日本國王禁其下入寇乃令
寧波諸生蔣洲陳可願往遇王直養子激於五島邀
便是直先是直怒浙東諸大姓通倭互市直誘倭使
入犯倭初難之既入大獲利各島爭治兵艦而來後

中國招集勁兵禦之倭多殺傷有全島無一人歸者
死者親屬怨直直恐與救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
據五島自保倭入呼為老松主宗憲以直同鄉里欲
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洲等諭宗憲
指直心動又知母妻皆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
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
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救等獲可
願歸宗憲厚遇救等令立功救等遂破倭於舟山再
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救等金幣且縱之歸救大
喜以徐海入犯來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薩摩二島倭

入犯一由海門掠瓜洲一由吳淞江掠上海一由定
海闌掠慈谿旬引衆萬餘人攻乍浦而陳東麻葉各
將千餘人與俱巡撫阮鶚得報卷甲趨之宗憲亦壁
塘樓相犄角會海由峽石趨皂林鶚挾遊擊宗禮將
九百騎馳而至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捷斬三百餘級
及之賊稍却會守橋者中砲而潰賊鼓譟大至鶚皇
急走輕舸入桐鄉禮力戰遇害禮常熟人世官應天
衛副千戶歷署都督僉事驍健敢戰麾下射士三千
連破倭有功至是敗沒贈都督同知謚忠壯賜祠皂
林鶚既入桐鄉賊乘勝圍之鶚待救甚急宗憲計曰

與鴉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遣指揮夏正等持敕書入海營要之降海鷺曰老松主亦降乎時海病創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遣使來謝要索中國財物宗憲厚遇使者如其請海聽命歸俘二百人解桐鄉圍東復留攻一日亦拔營去復巢乍浦鷺始得出鴉自知不能當海等乃東渡錢塘禦他賊時又有上海賊萬餘由吳淞江來欲與海合初海入犯時焚其舟示士卒無還心至是宗憲使人語海曰若

既內附何不擊吳淞賊立功且掠其舸為緩急計海
以為然遂擊之朱涇斬三十餘級宗憲預令大猷伏
飛艦邀擊盡殲之焚其舟海不得舟則內怖以事洪
來質輦故所載飛魚冠及堅甲名劍他玩好物遺宗
憲宗憲納之厚遇洪因諭海縛陳東麻葉以獻許以
世爵道海與蔡爭一女子遂縛蔡獻軍門宗憲解其
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洩其書於海海怒海妻受
宗憲賂亦說海於是海以計縛東來獻而自帥其衆
五百餘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巢以火
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自度不可

返故堡遂率所部來降先期伏甲士平湖城外而自
引百餘人入城時文華再出視師以海先期至為疑
欲不許宗憲強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海頂慰諭
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壘
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
府檄海某夕禽若屬矣東黨懼夜伏邏卒東莊將攻
海海知有變挾兩妾走問道東黨投稍刺中海明日
官軍圍之海投水死其黨殲焉而盧鏜亦禽辛五郎
至辛五郎者大隅島主弟也遂俘洪東禁五郎及海
首獻京師帝大悅行告廟禮加宗憲右都御史賜銀

幣加等海餘黨奔舟山宗憲以土兵八百人縶大猷
雪夜攻之賊擁柵自固百戶張四維以棕蓑裹火擲
之焚斬殆盡於是兩浙倭患漸平三十六年正月鶚
改撫福建即命宗憲兼浙江巡撫事是時軍興費廣
宗憲乃勑為提編均徭之法加賦額外以供軍資御
史慎蒙給事中徐浦相繼請罷之戶部尚書方鉉依
違不敢主由是寇患雖稍息而民間益困敝矣初
蔣洲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皆聽命還
被掠人口具方物奉表隨洲入朝謝罪請修貢宗憲
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至十月復遣夷目善妙等隨

王直來市至岑港泊焉浙人聞直以倭船至大驚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朝臣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直遣激詣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始我耶宗憲解諭再至直不信令其子以書招之直曰兒何愚也汝父在辱汝父來闔門死矣因要一貴官為質待激曰乃來宗憲立遣激及妻正往宗憲嘗預為赦直疏引激入卧内使陰窺之至是激語直疑稍解乃偕碧川清溪謁軍門宗憲所以慰藉之甚至命坐杭見本固本固下直等於獄宗憲欲致直以絕海

憲無殺直意初疏請曲貸直等死俾戍海上繫番夷
心本固爭之彊而外議或疑宗憲納賊賂數十萬金
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敵與謝和
遂支解夏正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
雖頗有新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恐高死聞莫利先
登多陷沒者至明年春新倭復大至浙閩濱海諸府
所在告急中朝慮其合勢為害益大頻下嚴旨督責
宗憲宗憲懼得罪則上疏侈言水陸戰功謂賊可指
日滅於是所司論其欺誣帝怒盡奪諸將大猷等職
而切讓宗憲令死期平賊蓋是時趙文華已得罪死

去宗憲見寇患未已則思有補於上會得白鹿於舟
山獻之帝大悅行告廟禮厚資銀幣未幾復以白鹿
獻帝謂一歲中再降瑞蓋大喜告謝元極寶殿及
太廟有官稱賀加宗憲秩既而岑港之賊徒葉村梅
官軍屢攻不能克於是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誘王
直啓蒙而本固及給事中劉堯誨則劾其老師縱寇
宜追奪功賞帝方眷宗憲甚命廷議之咸言宗憲功
多宜勿罷帝曰宗憲計禽逆直人皆知之會使再進
瑞物遂爾有言朕似諸疏付之在廷用存公論耳宗
憲其格職如故於是宗憲既辨獲溫旨褒答之賊之

徒倚梅也造巨艦悉陳走計及艦成宗憲利其去賊
之不擊賊遂揚帆泊滬澳縱掠閩海州縣由是閩人
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鞠遂再劾宗憲三未罪鞠與
大猷皆閩人宗憲疑大猷漏言乃委罪大猷劾其邀
擊不力大猷遂被逮當是時江北及福建廣東皆中
倭宗憲雖盡督東南數十府道遠但遙領而已不能
有所經畫然小勝輒論功以故宗憲受賚無虛月即
收餉不與其罪雖近地失事亦往往蒙貸三十八年
賊犯溫台飽掠去既而別部復寇濱海諸縣給事中
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奉詔勘之具言宗憲欺罔養寇

錢民當置重典帝竟不問明年論平王直功加太子
太保宗憲為人多權術喜功名因文華結嚴嵩父子
歲遺金帛子女珍奇淫巧無數嵩父子德之甚及文
華死又因鄉人羅龍文以達於嵩所請無不如志宗
憲既取高位威權震東南窮聲色玩好之奉又喜賓
客雖軍務倥傯張建設劇無虛日東南士大夫及文
人藝士如唐順之呂希周茅坤田汝成徐渭沈明臣
輩皆邀致與結驩下至倡優盜賊之屬在幕下秦養
俱有恩以故侵官帑歛富人財物擬於軍興之費既
而嘉賓尚鵬還所劾宗憲侵盜灼然可據者以三萬

平亦討其他州縣況賊者不可悉數於是宗憲自辨
言臣為國除賊用閭閻無非小惠不成大謀帝以為
然更慰諭之尋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
如三邊故事母鈞禮帝即晉兵部尚書如其請復獻
白龜二五色芝五帝衣愧謝立告廟如前齊宗憲加
等明年江西盜起又兼制江西未至總兵官戚繼光
已平賊九月以浙江賊平來奏言賊屢犯寧台溫諸
府我師前後俘斬一千四百有奇賊悉蕩平帝悅加
宗憲少保四十一年兩廣平巨盜張建亦論宗憲功
時駕已敗大學士徐階曰兩廣平賊浙何與焉僅賜

銀幣其年十月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其奸欺貪淫
十大罪得旨逮問及宗憲至帝曰宗憲非黨朕故
用八九年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為群邪所惑且初
議獲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後誰為我任事者其釋
令閒住又三年以萬壽節獻秘術十四帝大悅將復
用矣會御史王汝正籍羅龍文家得宗憲手書乃侵
帑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嚴世蕃者值世蕃已
敗其書藏龍文所汝正得之以聞乃逮宗憲下獄宗
憲自叙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訐汝正受賊
事帝終憐之遂下汝正獄而宗憲竟瘐死汝正得釋

萬曆初復官謚襄懋鶚鞠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遷浙江提學副使倭寇薄杭州鄉民避難入城者有司閫門不許入鶚手劄開門納之全活甚衆鶚本狡誕貪縱初從歐陽德講學以盜虛譽既官於浙謂事文華宗憲遷得超擢右僉都御史代宗憲巡撫浙江未幾福建中倭帝以文華言特設巡撫命鶚任之鶚初在浙銳意擊賊心不以宗憲主撫為然自桐鄉被圍怯甚寇犯福州洪塘南臺則取庫銀數萬兩羅綺數百疋並金花千條賂之賊遣巨艦六艘俾載之走竟不能措一籌惟厚自豐

殖歟括動千萬計惟帶盤盂率以錦綺金銀為之又
縱幕客部卒為奸利大為閩人所苦以附嚴嵩父子
故人莫有言者御史宋儀望首發其奸給事中劉祐
繼之數其十大罪有詔待治而鶚先使人厚賄嵩嵩
以屬刑部尚書鄭曉竟得輕比黜為民及嘉賓尚鵬
異諸督撫侵餉狀鶚侵盜以五萬八千計追還之官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弱冠從泰和歐陽德論學登嘉
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郎中錦衣衛送盜十三
人遂疑其寃覆訊止一人真盜餘遂獲釋東宮逮赦
天下遂請列大禮大獄諸臣於赦令中尚書聶賢懼

不敢乃與同官盧憲請於都御史王廷相廷相欣然
從之事雖報罷議者加焉俄調禮部南京太廟災詔
條具告慰修省諸儀尚書夏言欲止行祭告遂曰古
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國家根本地不行修省非過
災而懼之意也言不能奪如遂議上然心嘆之已
而遂復以他事忤言言憤甚因劾遂與郎中張元孝
抗已帝立下二人詔獄出之外遂得湖州同知遂有
異才饒經術所至思以功名自見三遷衛州知府所
設施皆見稱於人遂亦自矜其治行友人河南叅政
王慎中過其地遂迎謂曰子雖名位適我然他日循

吏傳無子名吳慎中大笑而去擢蘇松兵備副使累遷廣東按察使罷黜貪殘吏檄府縣清獄釋囚至八百餘人進山東石布政使二十八年以江洋多盜遷遂石食都御史提督操江申明軍政盜不敢發明年京師中寇邊事亟召遂督薊州軍餉行至涿州請閱防符驗帝怒曰遂未謝恩何得用新銜入奏且赴召又逾期吏部其會吏科議奏尚書夏邦謨等謂宜量罰帝愈怒奪邦謨等俸竟削遂籍三十六年倭寇擾江北廷議以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撫不暇辦寇請特設巡撫乃命遂以故官撫鳳陽四府時淮揚間已三

中倭戎併薄弱職役大水民饑而大水未喻京師者
日發丁夫牽輓民重困遂論餉增兵恤民節用次第
畫戰守計而南京給事中歸大道劾遂貪污吏部言
遂用衆薦起官不可廢乃令策勵供職三十八年四
月倭船數百艘寇海門遂方聞武通州語諸將曰賊
必趨如皋趨如皋其衆必合合則侵犯之路有三由
泰州通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逼瓜儀以搖南
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賊絕地也
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扼如皋而身馳赴泰州
當其衝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遣兵禦之敗績指揮

張谷死焉倭進據白蒲鎮衆恟懼遂擐甲誓師以忠義激將士皆奮賊知如皋有倭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分兵遏賊遇於丁堰敗之再戰如皋東及海安皆捷賊謀西犯楊州景韶等復擊敗之追至潘家莊前後斬首焚溺死者四百八十餘人賊之自南沙登陸犯通州者皆盡而他賊亦氣奪從富安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陞以兵尾之而致賊於廟灣遂復慮賊既至廟灣則乘不備突攻淮安乃提兵從泰州間道疾走夜半入淮安城人無知者賊尋來犯遂督叅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灣通政唐順之

副總兵劉顯亦以兵來援賊大敗斬首四百七十級
賊遁追之陳莊焚俘獲土司四十餘人賊以餘衆退
保廟灣於是景韶以其間擊賊別部敗之印莊追奔
至新河口縱火攻之凡斬首三百四十餘級餘皆焚
死而賊之自青墩港登岸者亦盡獨廟灣餘寇據險
固守攻之不克賊亦終不出遂曰此窮寇可用也既
相持踰月景韶乃塞蘄夷木壓壘而陳賊不動火焚
其舟始爭救及夜乘兩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駁
子港賊不復能軍倉皇引帆去江北倭悉平自四月
壬寅朔至五月甲午平賊凡五旬捷聞帝大喜重書

獎勵遂以境內無事罷遣所調兵以省供億而賊之
駐崇明三沙者撤援兵既散復由海門七星港登岸
流劫將直犯揚州景韶與戰於鄧家莊仲家園連敗
之賊沿海覓舟不得官軍追之急及於小海圍劉家
橋賊且戰且走不得休會兩奔入劉莊就食乃四面
圍之通總督胡宗憲遣副總兵顧率銳卒來援軍中
以功在旦夕慮為顧所攘有頌言遂以檄江北諸軍
盡屬顧顧率所部先登諸軍繼之縱火突擊破其巢
賊奔白駒場又追敗之先後斬首六百餘級賊盡殄
時遂已遷南京兵部侍郎論功予一子官資銀幣已

而御史陳志勸上平倭功言倭犯江北遂前後二十
餘戰斬獲三千八百有奇功高勞著雖蒙賞未足酬
勛帝乃再予一子世千尹增俸二級滋南京數月而
振武營軍變侍郎黃懋官遇害賴遂撫諭始定明年
夏召拜兵部左侍郎言官以南軍驕非遂無可鎮撫
者四十年權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未幾營卒三
漢等果謀亂遂復撫定之而以計散遣諸亂卒留都
遂安越四年以老致仕遂博學多智尤長用兵當時
號為能臣然亦善逢迎帝將重建三殿遂奏五河縣
泗水中湧大杉一其圍丈五尺其長六丈六尺此川

澤劾靈為聖主聘新聘臣敢稽首以獻帝大喜又見
帝好祥瑞因進白兔帝為遣官告廟自此帝眷有加
卒贈太子少保謚敬弟達字邦吉後達三年舉進
士除紹興推官入為吏科給事中侍郎劉源清坐事
下吏達疏救坐並繫得釋進戶科左給事中偕同官
諫帝南巡下詔獄請永福典史累遷德安知府卒官
達子棫進士歷御史終叅政材僉都御史自有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戶科給事中父瑤永州
知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洽貫群籍年二十三舉嘉
靖八年會試第一大學士楊一清異其才既廷對頻

索其制策將擢為狀元順之固辭不應寔二甲第一
改庶吉士時座主張璁素疾翰林出諸吉士為他曹
獨欲留順之復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
吏部十二年秋詔遷朝官為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
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病告璁愛順之持其旣不下
有構於璁言順之引退欲遠璁者璁發怒擬旨以吏
部主事罷歸永不復叙至十八年遷官僚乃起故官
兼春坊右司諫踰年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
削籍歸順之才故高至是益肆力於學卜築陽羨山
中自經史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探涉尤長曆數之學

勾股測望他人不能通者。輒究極其說。乃至兵陳奇
遁技擊。皆受而習之。盡羅古今載籍。剖裂補綴。使區
分類粹。燦然成一家之言。當其精思苦索。至不暇盥
櫛。或閉戶兀坐。匝月忘寢。性簡介。苦節自厲。束修之
問。不入敝衣布褐。數歲弗易也。輟扉為床。裯褥不具。
父見而泣下。始市床與之。順之行益高。名益重。中外
頗有論薦。並報寢。四方論學請藝之士。來者踵接。久
而心益厭之。乃杜門。息交。賓客至輒辭。不見。又時時
告人。將永與世絕。人或怪焉。及倭寇起。江南北盡被
蹂順。之日。擊傷之始。翻然有用世意。會趙文華出視

師疏薦順之詔起南京兵部主事以父憂未終不果
出三十六年既免喪召為職方員外郎部檄趣之急
乃執道進卽中明年出戡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
有奇卽見兵亦不任戡因條上便宜九事於是總督
王忬以下俱貶秩其冬命往南畿浙江視師與胡宗
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若縱使
登陸則內地咸受禍而諸將率縮朒無敢揚帆出海
者乃躬親泛海自江陰直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
七百里從者咸驚嘔而順之意氣自如諸將見順之
冒險無敢復顧望由是軍聲頗振又明年春倭泊崇明

三沙順之督舟師邀之海外斬賊一百二十沉其舟
十三賊懼遂分其衆犯江北是時已擢順之太僕少
卿宗憲復言權經乃加右通政視師如故順之聞江
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而自率副總兵劉顯疾
馳往援與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窘退巢廟灣
順之進兵薄之殺傷相當遂以賊巢固不可猝下欲
列圍困之順之以爲非計躬擐甲持矛麾兵挑戰且
直薄其營以火炮攻之竟不能克而三沙又屢告急
順之乃復馳援三沙督鏜顯進擊再戰再失利順之
憤親躍馬布陳將致賊而盡殲之賊先縛木爲高樓

以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曰
吾死關耳下馬持刀直前去賊營止百餘步鏜顯大
懼爭前抱持扶上馬曰公且歸鏜等誓為公滅賊順
之乃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因返太倉而賊
遂以其間脫走復犯江北其年九月李遂改官南京
即權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時順之疾益甚以
兵事棘不敢辭扶病渡江既至賊已為遂等所滅而
淮揚通大饑乃條上海防善後九事請發餘鹽課留
漕運米督有司分道賑恤全活甚衆三十九年春汎
期至將泛海巡歷乃登舟度焦山望三江嘆曰吾本健

將奈病何然吾病猶在行諸將誰敢不泛海者是猶
足使賊奪氣也舟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計聞予祭墓
故事四品但賜祭順之以盡瘁國事得賜墓云順之
文章行誼盛為士大夫所推晚由匪人進用聞望頗
損然實無所附麗後又勤事以死君子哀其志馬順
之初官吏部與王慎中相切劘為古文既又聞良知
說於王畿常曰吾文章得之遵巖學問得之龍溪遵
巖龍溪慎中畿所自為號也崇禎中追諡順之襄文
子鶴徵隆慶時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學問鶴徵
子儼純萬曆時進士終官編修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元城南和二縣以廉幹稱擢御史巡視河東鹽政二十四年巡按陝西套賊入延綏犯安塞保安鎮兵不能禦更以捷聞邦輔上疏論劾總督張珩巡撫張子立總兵官吳瑛皆下獄戍邊秦府宗人惟獨殺人父子燔其屍獄十餘年不決邦輔一訊輒服出為湖廣副使遭喪未上起補河南三十二年七月柘城賊師尚詔友陷歸德檢校董倫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妻賈氏俱死之又陷柘城劫舉人陳聞詩欲以為帥不聽斬從者數人脅之聞詩知不免紹之曰必欲我行

者請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之上馬聞詩不食三日
至鹿邑自縊賊進圍太康都指揮尚允紹興戰鄆
陵敗績八月辛丑允紹復擊賊於霍山衝其前鋒賊
縱騎圍之後兵無敢進邦輔挺刃驅之斬其最後者
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六百餘人賊自永城東掠將
犯鳳陽諸軍追及於五河復擊敗之尚紹走至莘縣
被擒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縣八殺戮十餘萬遠近
震動以邦輔亞戰而敗詔資銀幣擢山西右叅政三
十四年遷浙江按察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
倭寇聚柘林其黨六十餘人自紹興高埠竄出轉掠

杭嚴徵寧太平遂犯南京破溧水衆至五千抵宜興
爲官軍所迫奔蘇州泚墅而柘林餘賊已進據陶宅
邦輔慮其合勢督副使王崇古集兵圍之僉事董邦
政把總姜字方拒陶宅邦輔檄令協勦賊懼走太湖
追及之楊林盡殲其衆副將何卿師潰於東渡邦輔
復躬援之以大器破賊舟賊敗去前後俘斬六百餘
人督察軍務侍郎趙文華欲攘其功而邦輔捷書先
奏憾之意陶宅殘寇易取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
將兵四千攻之約邦輔會師賊悉銳來衝諸營皆潰
賊亦退屯周浦邦輔進攻之復敗績既而高橋新場

相繼告敗遂坐奪俸文華既憾邦輔則奏邦輔避難
擊易致後師期請賜罷斥總督楊宜阿文華意亦奏
邦輔故違節制於是給事中夏枝劾文華欺誣給事
中孫濟言邦輔以九月十一日督剿總兵俞大猷等
進勦而浙兵次日始至後期之罪不在邦輔今蘇松士
民稱邦輔勤職不懈撲滅南都之寇功效顯然乃遽
請罷黜實所未喻臣謂事權歸一則責任專而無彼
此牽制之患乞勅兵部申劾督率不嚴方畧不設罪
總督糧餉不繼調遣無法罪巡撫軍令不振戰陣退
縮罪總兵策應不前四境殘破罪郡縣檢察無實功

罪不明昧機專斷以致撓敗罪督察帝是其言邦輔
得不罪明年文華還京奏餘賊且盡俄巡按御史周
如斗又奏四橋失事狀帝頗疑文華言不實文華大
懼因言賊本易滅顧督撫非人復致此敗臣昔論邦
輔而憂忒孫濬隨媒孽臣黨留邦輔東南塗炭何時
可解乃詔逮繫邦輔誦戍朔州隆慶元年楊博為吏
部起邦輔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進兵部右侍郎理
戎政尋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
務上言修治遼埼非安攘上策宜急務練兵兵練而
後邊事可議時論建之三年以給事中張鹵言召為

右都御史掌南院事明年帝以京營事重更名協理
為國視令付大臣知兵者遂以左都御史召還任之
已從忝順侯吳繼爵言復改國視為提督未幾轉南
京戶部尚書奏督倉主事張振選不奉約束於是吏
部議往者執政之臣喜人悅已屬吏之儉者恃為與
援搆陷堂上官至不敢約束東屈體降意倒置名分自
是率以為常其在外巡按御史亦曲庇進士推知引
為私人屬以廉訪監司之賢不肖出其口吻於是監
司畏懼承奉結納不復敢問其職事體統既乖法度
盡廢害政無甚於此者穆宗深然其言為點振選行

內外諸司戒飭然其後卒不能變迄於明亡變忽愈
甚網紀夷夷邦輔累乞骸骨不聽萬曆元年給由赴
闕後以病求去且言古人去國猶既論時事及退居
著書不忘論諫臣愧無學術昔居遼鄙親見北寇縱
橫諸將無人能出一奇計破賊者臣痛憤至今近聞
辛愛漸有窺覷之志萬一有變臣若不即填溝壑坐
帷幄策軍情猶少壯也年踰七十餘日有幾所虧一
死以報國恩遂致仕去居三年卒贈太子少保邦輔
素守廉峻自吳中被逮時有司上所儲俸錢邦輔曰
吾不能為國平寇今得罪何言俸也揮之去歷官四

十年田不踰數頃撫按奏其狀詔遣右評事劉叔龍
為營墳墓

劉景韶字子成崇陽人為諸生家貧無書數從人借
鈔或行書肆徧閱歸而闇誦亡遺舉嘉靖二十三年
進士為湖陽知縣歷四年凡七被薦僅遷刑部主事
進兵部員外郎出為貴州僉事播州宣慰楊烈讐殺
長官王敬散黨李保等洽兵相攻為害且十年景韶
佐總督馮岳討平之進秩一級尋轉叅議復佐總督
王崇兩破叛苗資金幣旋擢淮揚海道副使三十八
年言官以考察拾遺罷景韶不職吏部知其才留任

如故景韶雖書生饒將畧是時江北歲中倭武備不
振巡撫李遂得景韶喜甚兵事悉與籌議其年四月
倭犯江北前鋒及如皋景韶馳赴之呼諸將歃血盟
曰是戰也不利我必死之諸將皆奮賊知有備不敢
逼及賊據白蒲將西犯揚州景韶首挫之景韶猛果
善戰每身先士卒而游擊丘陞者山西驍將以倭警
調援景韶挾與俱戰所向無不摧克自丁堰至廟灣
大小十餘戰巨寇畢殲而陞自仲家用追賊至錫園
輕騎先進為賊所圍馬蹶死於陳論功進景韶秩二
級賚金幣而陞亦得贈都督同知陞于世指揮僉事

景韶俄遷浙江按察使仍治兵淮揚明年夏擢右僉
都御史代唐順之巡撫鳳陽諸府又明年母憂歸巡
撫官亦罷尋復以京察拾遺為言官所劾命調外景
韶遂不出久之卒

任環字應乾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廣平
沙河滑縣並有能名遷蘇州同知是時東南倭患起
士不任戰長吏莫嫻兵章聞賊則展粟環有才畧性
慷慨獨以身任之三十一年閏三月率疲卒禦賊寶
山洋小校張治戰死衆潰走明日環奮前搏賊賊愕
不敢動相守數日潛遁去四月犯太倉環馳赴之時

賊鋒銳甚官軍屢北環嘗遇賊短兵接身被三槍幾
殆率夫直前捍之環得逸而率夫竟死賊亦引去環
創既重猶強起巡量或請還府就醫叱不許已賊復
至環裹瘡出海擊之怒濤山立南人習舟者皆失色
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復連戰於陰沙保山
南沙皆捷明年秋遂擢按察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
備先是六月中倭剽掠既厭悉揚帆歸國惟南沙三
百人舟壞不能去環與總兵官湯克寬列兵守之日
久未克至九月賊人大至與舊倭合掠華亭上海諸
縣環等被勅得宥明年五月賊直犯蘇州城閉鄉民

避賊者繞城號泣環命盡入之全活數萬計賊既薄
城副將解明道出擊賊退泊太湖其冬論前後功進
右叅政兼副使兵備如故三十四年四月賊分兵掠
常熟環率知縣王鈇攻破其巢斬首百五十焚舟二
十七艘未幾賊合衆掠陸涇壩都督周於德敗績環
偕總兵官俞大猷擊敗之斬首二百七十焚舟三十
餘賊尋犯吳江環大猷邀擊於鶯脰湖俘斬七十有
奇賊奔嘉興頃之三板沙賊奔民舟出海環大猷追
襲至馬蹟山俘斬倍鶯脰其別部屯嘉定民舍者環
用火焚之盡死論功廢一子副千戶旋遭母憂奪哀

視事十二月賊二千人屯新塲環與都司李經等率
永順保靖兵攻賊潛伏不出佯令人舉火數里外若
將引去者保靖土舍彭超引軍先入不見一人於是
永順部將田蕃等爭進賊伏起官軍大敗超等皆死
環坐停俸戴罪明年賊平環乞終制許之贈二年卒
年四十給事中徐師曾頌其功詔贈光祿卿再廢一
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有司春秋致祭環為人慎名檢
數行誼其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
之當軍事急終宵露宿或數日絕殮未嘗自異嘗書
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吾分也然先人遺體不可棄庶

他日得叔墓將士聞皆感激故所向有功時休寧吳
成器者由小吏為會稽典史倭三百餘人流劫至會
稽為官軍所逐走登龜山成器引軍遮擊盡殲之未
幾又破賊於曹娥擢浙江布政司經歷施丁家艱總
督胡宗憲奏留練兵起復紹興府通判尋論功進秩
二級成器慷慨能任事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率身
先士卒進止有方暑繩約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於
其戰處立祠祀之以限資格不獲顯擢後改武秩馬
時又有武舉火斌同安侯真之世也倭寇浙東總督
王忬命率海舟與賊戰賊焚火越擲斌舟斌輒手按

之還燒賊舟賊也補陀山賊直搗其營多殺傷絕援
被禽不屈賊支解之官為建祠曰忠勇

論曰嘉靖中倭寇之擾蹂躪數千里鷄犬不寧為禍
已酷然其始特瀕海奸民釀成之耳燭火弗息遂至
燎原伊誰任其咎乎朱統嘗上封事言若蓄龜而橫
被譖讒至憤發以死趙文華以權相私人牽制兵機
淆亂情實贖貨長寇戰士解體東南之荼毒又奚待
問乎况於氛逆交訐猶侈言祥瑞上下相欺則欲為
安內攘外之謀亦決無是理矣